

布爾什維克無法在地球上創造天堂，但他們設法快速創造地獄。

赤色恐怖

列寧的共產主義實驗

杜斌

列寧的饑餓地獄

列寧要打造一個饑餓地獄。在幾個月內「引進」社會主義，在幾年內實現共產主義。

對列寧來說，只有擁護蘇維埃政權的那部分人才能進入共產主義。但如何揀選那部分人呢？對人的消化器官——胃做一個饑餓的革命實驗：先請胃進入共產主義。

●●●

1919年1月11日，布爾什維克頒布餘糧收集制法令，強令農民交出生存量之外的所有糧食，來填飽內戰期間城市居民和工農紅軍的肚子。但大多數農民拒絕接受這種野蠻的掠奪，他們能做的，就是以無辜的方式將農作物產量降至最低來進行消極對抗，也不願被憎惡的布爾什維克人沒收。因此，收穫不足和饑餓之間沒有安全餘地。緊接著，旱災在1920年和1921年之間接連襲擊了伏爾加河地區。灼熱的太陽曬裂了土地，使農作物無法生長。而蝗蟲和寄生蟲則吞噬了植被和糧食的最後痕跡。

布爾什維克剝奪糧食和饑餓輪番上陣，殺死了成千上萬的缺糧的農民。那些不甘坐以待斃的人，以及無家可歸的孤兒，最後選擇連根拔起去逃難。但列寧認為那些經不起饑餓揀選而逃難的人，是給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丟臉。為了切斷難民前往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以及各大城市的路徑，列寧在1921年6月1日簽署了《關於制止難民流竄的決議》，決議中稱：未經中央許可，「絕對禁止任何機關給難民發放」到莫斯科的通行證，並禁止交通部門「調撥車輛」載運難民，違反者「均須嚴厲追究責任，直至交付革命法庭審判」。難民像牲口一般被拴死在其原籍。然而，饑荒的毀滅性已讓蘇維埃政府再也無法隱瞞下去了。1921年6月26日，《真理報》宣布，俄羅斯和烏克蘭部分地區的二千五百萬人正在挨餓，其中大多數是農村貧困人口，許多人因傷病，霍亂或傷寒而受害。俄罗斯社会学家皮·索罗金在回忆录《漫长的旅途》中写道：「看著標出了收成差或根本顆粒無收的省份的地圖，我們說，如果世界各國不援助的話，至少有二千五百萬人要在冬天餓死。……沒有一個省有剩餘糧食。」

1921年7月，俄羅斯最著名的作家高爾基就災情向歐洲的一些公眾人士發出電報，並求助於赫伯特·胡佛，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了美國救濟署向歐洲提供食品和藥物，以幫助緩解災難性的

局勢。胡佛，未來的美國總統，沒有布爾什維克的朋友，慷慨答應援助，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在歐洲和美國的一些非政府組織也伸出了援手，紛紛出錢出糧出物，來拯救難民。美國救濟署在高峰期每天餵養一千四百萬名饑餓人群，為他們服務並提供藥物來對付這些流行病。高爾基對胡佛和美國人的努力讚不絕口，但不幸的是，列寧只是指控他們從事間諜活動。

●●●

饑荒仍在不斷地蔓延，似乎要殺死一切會動的生物。俄罗斯社会学家皮·索罗金坐不住了。他搁置了正在写作的书，决定与学生和同事一起「直接研究革命的一個典型現象——饑餓」，「研究饑餓對人的行為、社會生活和社會組織的影響」。索罗金以前把自己当作觀察對象來研究城市裡的饑餓現象，現在他「有了一望無際的實驗室——饑餓的俄羅斯鄉村」。

1921年8月2日，列寧不得不轉向國際無產階級求助。8月6日，蘇維埃政府正式向世界通報了收穫欠佳的情況。「非常不幸，」蘇維埃政府說，「我們沒有足夠的農具和牲口耕種土地。」這年冬天，社會學家皮·索羅金到薩馬拉省和薩拉托夫省災區以研究大規模的饑餓現象。他在一些農村看到的是「死一般的沉寂」的村莊，「所有動物都被吃光了」。他在白雪覆蓋的街道上看到一乘雪橇吱吱嘎嘎地朝他們走來，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拉著雪橇，雪橇上是一具小夥子的屍體。他看到的是臉色蒼白而又青紫，還帶有黃斑的「三個活生生的骨頭架子」。這兩人是要把屍體拖到一個穀倉存放。此時，穀倉裡已經裝滿了：「地上放了十具屍體，其中有三具是孩子。」

許多難民變成掠奪性動物，有些家庭在吃光死老鼠、狗和貓的屍體之後，開始公開剝奪一些人的生命，煮食他們的屍體。受災的村民告訴索羅金，他們必須把屍體鎖起來，以免有人「偷了吃」，村子裡專門派人看守墓地，「以防有人把屍體從墓裡拖出來」吃了。村民還稱，前幾天，鄰村一個母親把自己小孩子殺了，「切開他的腿煮著吃了」。

索羅金認為在這些可怕的省份「瞭解到的東西超出了任何科學實驗」。甚至他在「革命年代已經習慣於很多可怕事物的神經系統都受不了」他在「荒蕪的國度裡數百萬人真正挨餓的場景」。

索羅金與學生和同事，在伏爾加河流域遊蕩後回到彼得格勒過了很久，一直都不能遺忘耳聞目睹的慘狀。他覺得《摩西五經》裡的一

個古老的詛咒一直在他腦海裡縈繞：「你在城裡必受詛咒，在田間也必受詛咒。你身所生、你地所產、你的牛所產仔畜和你的羊所產的毛都必受詛咒。主必賜你詛咒、不幸和疾病。你必吃你身所生，也就是你的兒女之肉。」

●●●

但是，人相食的案件，通常並不被視為一種真正的罪行，而被認為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生存手段。蘇維埃政府對此行為採取的對策是視而不見。共產主義要的就是這種胃口棒的人。

餓殍遍地，不僅沒有拖累列寧政權，反而令他從中看到了商機。1922年3月19日，列寧致中央政治局成員一封絕密信件，內容是要求把饑荒看作一種難得的機遇，可以借此來向教堂、修道院和有錢的資產階級人士搜刮錢財，並且讓整個俄羅斯人民在「幾十年」內都不會忘記，只有愛戴蘇維埃政權的人才有資格活下來。這封信件警告「禁止以任何方式複製副本」，有問題可以直接寫在信件上。信中如是說：

「對於我們來說，正是在這個時刻，這不僅是非常有利的，而且在一般情況下，我們能夠在一百次的機會中完成九十九次粉碎敵人的頭腦，來提供確保我們未來幾十年的立場的唯一時刻。現在，只有現在，當人們在饑餓地區等待食物的時候，幾百甚至上千的屍體躺在路上，我們可以（因而必須）以最無恥和無情的力量來執行沒收教會財富的指令，不得有任何方式的抵制和阻礙。現在，只有現在，絕大多數農民群眾，要麼為我們服務，要麼想要同暴力抵制蘇維埃法令的黑社會神職人員和反動的城市社會主義者一樣。……在黨的大會上，……就這一問題，要安排所有代表參加秘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要秘密地做出決定，扣押貴重物品，特別是最有錢人的桂冠、修道院和教堂，毫無疑問，必須野蠻殘忍地進行，絕對不能停下來，要不惜一切代價。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反動資產階級和反動神職人員的代表們進行射殺，射殺得越多，我們就能更好地統治下去。」

列寧對發動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將整個地球共產主義化的熱情，遠

遠超過了他對自己的人民的憐惜之情。布爾什維克從教堂、修道院和有錢人那兒攫取來的大量錢財，不僅沒有用來購買食物餵養自己的人民，反而大量出口糧食，甚至還在美國政府決定向俄羅斯的飢餓者提供重大援助來拯救他們生命的時候，列寧和中央委員會竟然秘密派發出了大量的黃金來資助世界各地的赤色革命運動、哺育新生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政權的不斷壯大。來自駐柏林的美國大使館參贊報告稱：德國政府從俄羅斯購買了一百四十萬蒲式耳的小麥，它將要從黑海港口運出。報告還進一步指出，從黑海的敖德薩和新羅西斯克出口糧食，在芬蘭邊界出口了數千噸糧食。

美國《時代》雜誌於 1923 年 3 月 3 日報導稱，俄羅斯在 1922 年有二千二百萬人無法養活。而今年美國救濟署估計俄羅斯仍將有一千三百萬張嘴巴挨餓。事實表明，蘇聯政府更鍾愛出口糧食換取外匯，而非照顧自己的人民。該雜誌對此評論道：「只有一個結論，蘇聯政府傾向於把饑餓的農民的糧食出口。..... 通過出口人民的生命血液來維持一個經濟上臃腫的國家。」

●●●

列寧的饑餓地獄，吞噬了他不想要的人。

根據官方統計，在 1921 年至 1922 年間，伏爾加河流域的饑荒覆蓋了全國三十五個省（伏爾加河地區、南烏克蘭、克里米亞、巴什基爾、哈薩克斯坦、烏拉爾和西西伯利亞的部分地區），總人口達九千萬人，其中至少有四千萬人挨餓。饑荒的高峰發生在 1921 年秋天和 1922 年春天。但從 1920 年秋天到 1923 年夏天開始，某些地區的大規模饑餓情況也被記錄了下來。

饑荒時期的損失難以確定，因為沒有人能準確計算遇難者。史學界認為饑荒的受害者人數至少為五百萬。這是中世紀以來歐洲歷史上最大的災難，也是蘇聯國家歷史上的第一場大饑荒。「布爾什維克無法在地球上創造天堂。」蘇聯哲學家德·沃爾科戈諾夫寫道，「但他們設法快速創造地獄。」



РСФСР

КРАСНАЯ
МОСКВА

СЕРДЦЕ

RED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MOSCOW

the

heart

of the World

Revolu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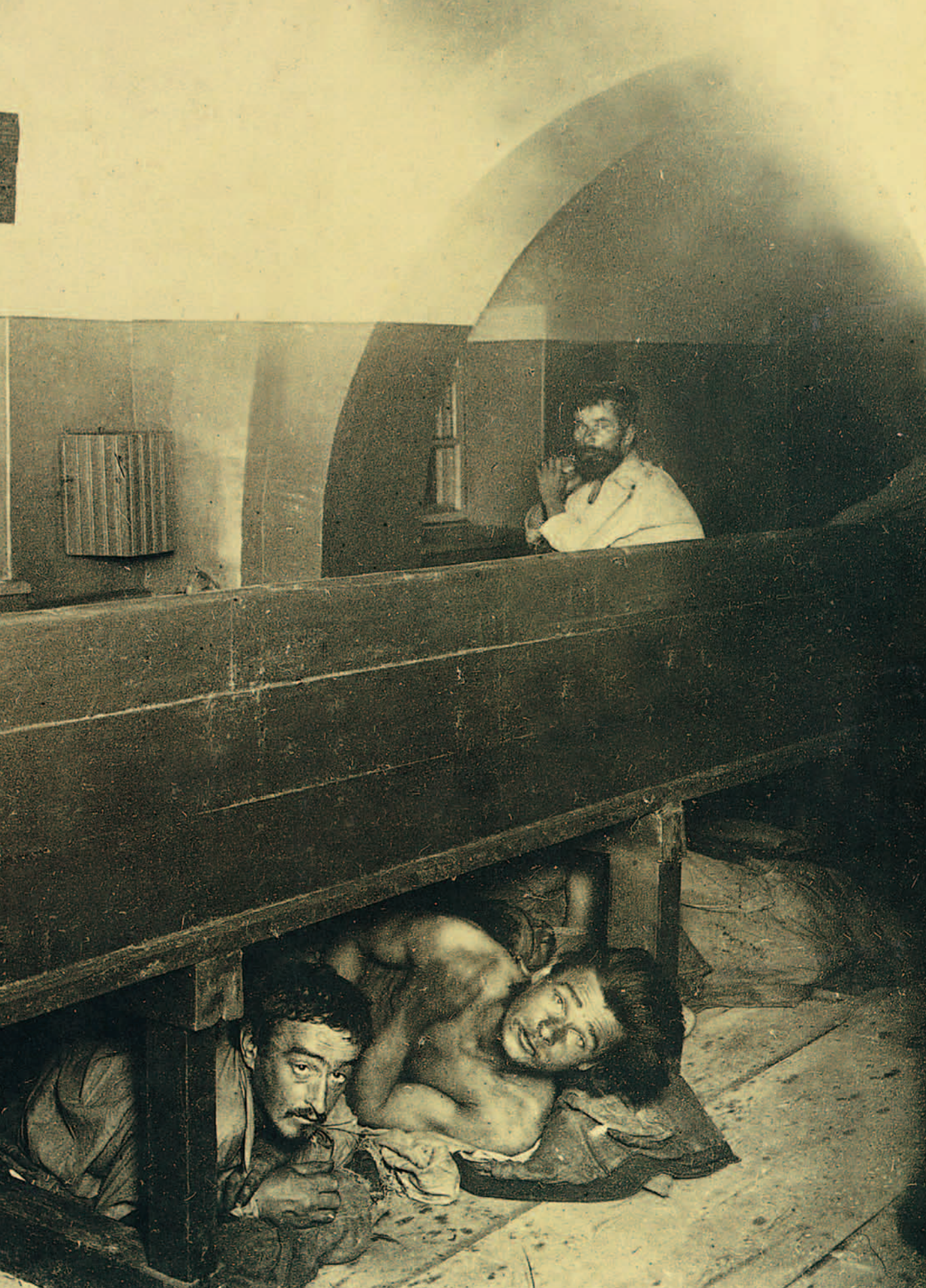
「如果列寧可以在死後追蹤他的命運，他會滿意地注意到，他在人間寫下的最新的文章中所表達的想法實際上已經實現了。」

——蘇聯哲學家德·沃爾科戈諾夫

（左頁圖）「紅色莫斯科——世界的心臟」：由莫斯科高等專業藝術工作室繪製的雙語海報，在 1921 年出版。列寧為了推動世界革命和實現共產主義，從不在乎俄羅斯人民會因此死掉多少。他認為這是人類進入最美好的理想社會——共產主義而必須付出的代價。

（後跨頁圖）**艱困塵世**：1920 年，彼得格勒。無家可歸者、赤貧者和最近刑滿釋放人員宿舍的睡眠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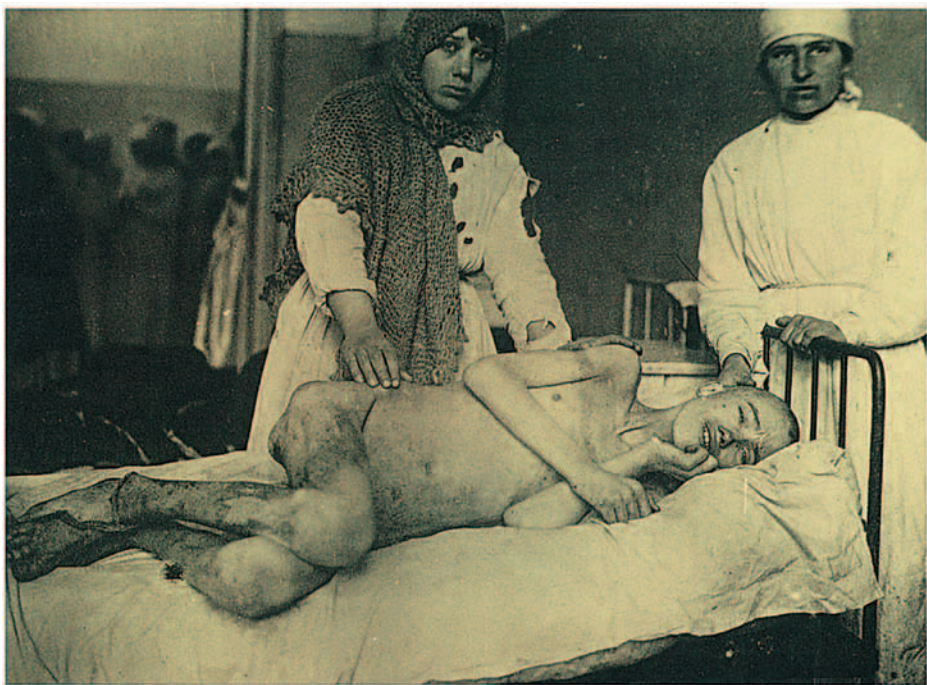












（前跨頁圖）**可靠的童兵**：內戰、饑荒和布爾什維克的剝削，製造出成千上萬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1922年，約有七百萬兒童遊蕩在俄羅斯街頭，生活在令人沮喪的地方，他們的存在取決於偷竊、乞討和兒童賣淫。

布爾什維克試圖通過在特殊機構中盡可能多的教育來打擊這種可怕的事態，但往往失敗了。數以千計的人被關在監獄或勞改營。大數也被徵召到紅軍。他們缺乏思想，因為他們看到的或在其短暫的生命的一部分是可怕的境況，一旦接受基本教育和教給他們軍隊的紀律，他們就會變成強壯的士兵。紅軍兒童士兵不夠溫暖，也許是互相攙扶著進行戰鬥。這些年輕的一代，被認為沒有沙皇俄國過去的污點，因此更可靠。（照片 /Moisei Nappelbaum）

（頂部圖）**胃病兒童**：在烏克蘭亞歷山大羅夫斯克，食物替代品造成了嚴重的胃病。

（左頁圖）1921年，無家可歸的孤兒和饑餓的兒童受到照顧。

（後跨頁圖）在俄羅斯薩馬拉伏爾加鎮野營地的難民，這個難民營是由美國人出資建立的。







人食人：在大饑荒期間，烏克蘭的安德列・西米金（左一）：他殺了一個患斑疹傷寒的住客並吃掉了他；阿庫林娜・楚古諾娃（左二）宰了六歲的活著的女兒並吃了一半。在未來的日子裡，他們仍舊吃屍體的肉。

「俄羅斯人習慣受苦。但布爾什維克為他們所準備的苦難與他們歷史上的任何事情都無法相比。……布爾什維克政權從一開始就是犯罪者，從未關心人的生命價值。」

——蘇聯哲學家德·沃爾科戈諾夫

列寧的食人族

2009 年 7 月 26 日，一位網名叫做 **KT315b** 的俄羅斯人，將一組食人族的照片放到了網路論壇。這讓我們能夠一瞥 1920 年代俄羅斯伏爾加河地區大饑荒中的人間地獄。

這組照片是罕見而又令人驚駭的。**KT315b** 稱，這組照片是他的叔叔於 1960 年代在赤塔的一個研究所學習時，從一個女人陳舊的物品中發現的。他用照相機將這些照片翻拍並小心翼翼地藏匿了起來。一藏即數十年。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KT315b** 找到了這些翻拍的照片。他從照片附帶的簡要資訊中得知，這些照片拍攝的是 1920 年代俄羅斯伏爾加河地區大饑荒中人相食的場景。**KT315b** 寫道：「這些照片被某個人攜帶著乘坐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的火車，似乎要回到自己的家鄉。當他到達貝加爾時，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攔截住了。顯然，他沒有到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所以，這些照片都留在了赤塔。」

KT315b 猜測，這些照片可能是 1920 年代的日本記者或者間諜拍攝製作的。但是，我們根據以毛筆和墨水題寫在照片上的繁體中文解說文字來看，照片也有可能是中國人拍攝製作的。然而，拍攝這些照片的人都經歷了什麼，我們一無所知。恰如 **KT315b** 所寫：「現在要找到這個人，幾乎是不可能的。」

KT315b 還稱，這些照片掃描於 2005 年，提供給俄羅斯一家新聞雜誌，還附有一篇概述文章，但遺憾的是，這組照片最後沒有被刊登出來。這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這組距今一個世紀之遙的影像闖入了世人的眼簾。我們要向這位攝影製作者鞠躬致敬，正是這些寂寂無語的食人族的面孔，給列寧政權留下了無以言說的悲痛。

共產主義天堂，我們從未見過。但是共產主義地獄卻真的看到了。

（右頁圖）此張照片原圖註為：「難民餓急食人之人。」照片背面的簽字筆寫下的俄文為：「屍體的高度。他們的人民。永恆的肉和屍體。」

（278/279 跨頁圖）九個活著的人和堆積食用的屍體。此張照片原圖註為：「此項難民即一家人食人之象。」

（280/281 跨頁圖）此張照片原圖註為：「此坑專藏埋餓死難民之屍首。」

（282/283 跨頁圖）此張照片原圖註為：「母子交錯。」

（285 頁圖）此張照片原圖註為：「難民食人堆積人肉之象。」

（286/287 跨頁圖）此張照片原圖註為：「此項難民婦女餓急將難民之屍首每日食用。」

МІЧ СІУДОЕДЫ

МАТЬ И СЫН КРЕСТ.
С. СЦАКА КУРБАТО



難民
人
急
餓
食





YS



首尸之民難死飢埋藏寺圻
Б.С.Ф. СВАЛКА В ЯМ



دستور

4 1922. 2. 1. 1922.



ЧЕТЫРЕ ПОЛБЕЛКИ С
ОТОБРАННЫХ У НИХ ТР

「列寧的社會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類型的人。」

——蘇聯哲學學家德·沃爾科戈諾夫



地上是令人作嘔的屍體，
躺在街道上，
在墓地露天腐爛。
在溝壑和垃圾填埋場，
切斷骷髏，剔除裡面的骨髓。
狼吞虎嚥的狗群咀嚼著手臂
和頭顱。在市場上，
果醬和罐頭香腸交易便宜。
羊肉售價 300，人肉售價 40。
靈魂比肉便宜得多。
母親們屠殺孩子，
用鹽醃制以備將來食用。
「我生了你，吃了你。
還有其他安靜的臉 ……」

—— 馬克西米利安 · 沃洛申那寫於 1923 年，哀悼伏爾加河地區 1920 年代大饑荒死難者的詩歌《饑餓》